

中副選集

第十六輯



中央
副刊



中央日報編印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中副選集

第十六輯

每冊定價新臺幣：

精裝九十元
平裝七十元

出版者：中央日報社

發行人：潘煥昆

編輯人：王理璜

地址：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83號

劃撥帳號：一二二一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四版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六〇三號

（本書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調換）

中副選集

第十六輯

明珠入串

楚岩秋

中副選集已出到第十六輯。每輯出版，我們有一分喜悅，也難免有一分遺憾。喜悅的是原串上又加上一顆明珠；遺憾則爲每次選文要做到絕對公平，殊不容易。

我們選文的標準，已經一再言之，可以歸納成三點：(一)對讀者的適應面較廣，爲多數人能欣賞的作品。(二)寫得生動、風趣、又耐人回味的作品。(三)說理之文，尙識見、條理、分寸；抒情之作，尙真摯、和諧、靈性。

這本選集裏邊，依第一個標準入選的作品，計有梧鳳的「子曰先生之死」，李皇的「聘」，程明珥的「第一個英雄」，黃海的「銀河迷航記」，穆童的「華年如夢」，朱慶慶的「此情生死兩不移」等短篇。依第二個標準入選的作品，計有施維中的「一些英文字母的故事」，周冠華的「詩人筆下的秦始皇」，戈玉帛的「養蠶記」，季光容的「講『禮』的英國人」，十雨的「她的頭髮」，孤帆的「格子的聯想」，繆天華的「吳淞江畔的追憶」，步羽的「

榮揚與我半生緣」，雛菊的「芭樂樹」，陳幸一的「關於醫藥報導」，以及穎笙的「山谷裏的梅花」等十一篇。依第三個標準入選的作品，計有何政廣的「美國繪畫的成長」，黃永武的「談詩的鑑賞角度」，李鷹的「唐詩朗誦及詩的音響」，羅蘭的「大地沉埋」與「美利堅企業公司」，梧鳳的「禮與情」，徐梅房的「十載離家念父親」，楊麗玉的「寫給敬愛的爸爸」，李淑芳的「腳踏車、爸爸、我」，湯熙勤的「難忘至友阿輝」，與陳郁夫的「花」等十一篇，均以入情入理見長。

每一篇文章的完成，都是作家心血的結晶。不管篇幅的長短，都盡到了他們的心力。而天下的至文，必從至性中流出，「用血寫下的，才配稱精義」（尼采語）。我們選出這二十八篇作品，一方面要彰顯創作心靈努力的痕跡；另一方面要實證一個時代的層面上，有這麼些潛力深厚的作家，正活力充盈地從事我們文化與文藝的開拓工作。

中副選集 第十六輯目錄

序·····	楚崧秋	(3)
大地沉埋·····	羅蘭	(9)
格子的聯想·····	孤帆	(16)
吳淞江畔的追憶·····	繆天華	(25)
芭樂樹·····	雛菊	(32)
菜場與我半生緣·····	步羽	(39)
養蠶記·····	戈玉帛	(47)
美利堅「企業公司」·····	羅蘭	(57)
寫給敬愛的爸爸·····	楊麗玉	(69)

她的頭髮……………	十雨	(76)
十載離家念父親……………	徐梅房	(80)
講「禮」的英國人……………	季光容	(84)
山谷裡的梅花……………	穎生	(92)
花……………	陳郁夫	(96)
聘……………	李皇	(100)
第一個英雄……………	程明琿	(108)
子曰先生之死……………	梧鳳	(118)
禮與情……………	梧鳳	(131)
難忘至友阿輝……………	湯熙勤	(139)

腳踏車・爸爸・我	李淑芳	(168)
華年如夢	穆童	(176)
此情生死兩不移	朱慶慶	(229)
美國繪畫的成長	何政廣	(250)
詩人筆下的秦始皇	周冠華	(265)
談「詩」的鑑賞角度	黃永武	(273)
唐詩朗誦與詩的音響	李鷹	(292)
一些英文字母的故事	施維中	(299)
關於醫藥報導	陳幸一	(306)
銀河迷航記	黃海	(311)

大地沉埋

羅蘭

唐山大地震將是歷史上一個突出的災難事件了。

而它對我的意義却不止此。

它震懾了我整個的神經，也震碎了我整個前半生的記憶。

這幾天，我盡力使自己置身事外，不去想，不去感覺，不去追蹤那沉埋在地層下的記憶。

我勸自己說，我不必覺得那麼難過。因為家裏久已不通音問。父親可能早已去世，弟弟妹妹也已各奔前程，時隔三十年，真個是：「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見面也談不來了。只是想到從蘇東坡寫這首「江城子」的時候，到我引用他這首詞，隔着漫長的九百年歲月，亂離的心情却是如此的相似。再向遠處追溯，杜甫那時候也是「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那「家書抵萬金」的日子，才不過是「烽火連三月」，而我們這一代却是烽火近百年了。似乎一部中國歷史都綴滿着亂離歲月。中國人何辜，要遭受永無休止的

亂離呢？而現在輪到我們這一世紀，十多年來，我把從唐山到北平之間的那片國土上，屬於我的點點滴滴，陸續寫在小說和散文裏，這本來是每一個寫文章的人當然的寫作素材。現在想想，也幸虧早已寫出。如果現在才寫的話，面對那大地的劫後瘡痕，怕將不忍再去回憶，回憶也將變質了。

唐山到北平之間，北寧路這一段上，從唐山西南行一小時的蘆台鎮，是我出生的地方。那片土地上，盛產蘆葦，從車站步行到鎮上，這一路，葦浪連天，像是在海波裏穿行，而那條生命之流薊運河，就在我家的後門外。乾隆筆下的「蘆叢不用扁舟繫，波漾風吹任所如」，正像是那河上的一景。那是我寫在「夏午」「暑假生活」「那豈是鄉愁」「愧悔」「生活的滋味」「夏天組曲」裏的親愛的家園。從蘆台坐火車一站路，就是我在蘆溝橋事變後，棄學就業，在那裏教書的小小的寨上莊。是我過了兩年半「廟裏的日子」的地方，也是「西風、古道、斜陽」故事裏的小鎮村莊。從這裏再將近一小時火車，就到了塘沽，那是我成長的地方。塘沽是華北的大工業城。當年却是由久大精鹽和永利純鹼兩個工廠初闢草萊。我父親帶着我們由傳統走入現代，由農業走入工業。我離開了蘆台老家後園的野茉莉、大南瓜、蜻蜓和螞蟥，投入了一片碱地，產鹽的小鎮，去認識煙囪、汽笛、海水、鹽田、風車，與工廠

後面空地上的各色各樣的玻璃瓶，也認識了那寂寞寥遠的地平線。在那寂寥的日子裏，年幼的我，坐在鐵軌旁的路肩上或門檻上，望着大片空白的天空出神，或跑到鹽田去看那亮綠的海水，坐在風車上，讓太陽把我晒得黝黑。過着到處都是貝殼的日子，吃的和玩的都離不開貝殼，連土壤做的牆上都嵌着成千上萬不同種類的貝殼。

塘沽由荒涼走向繁榮，生活由艱苦走向豐盈，我，由幼小走向成年；都靠的是這一片天，這一帶地，這一條路與這一片海灣。開灤礦業局的煤是北寧路的命脈，它燒的是煤，運的是煤。它也是久大精鹽和永利純鹼的命脈，父親就在久大精鹽的鹽煤管理處負責。我也就在鹽與煤供應無缺的環境之中長大。因為這個緣故，我來臺之後，過了很久，才習慣花錢去買鹽和燃料。開灤的煤，每年冬天，由工廠成噸的分送到各個員工家裏，以為升火取暖之用。家家院落中都築有一個專供儲煤的煤池，那是冬天禦寒的保障，也從來不覺得煤會造成空氣的污染。

這就是我寫在「飄雪的春天」裏，那淪陷後被日軍立即佔領，由軍方管理的工業重鎮；勝利之後，一切面目全非，使我悲喜交集，感慨萬端的第二個家園。

從塘沽到天津的車程又是一個小時。

這一個小時，是我一生重複最多的一個小時。離家去天津讀書，放假從天津回家，來往各有不同的興奮。再加上隨着年齡增長，世態變遷而產生的心情上的改變，更使這津塘之間的一小時記滿了各種不同內容的感慨。

天津是我駐足最久的地方，從初中到高中到大學，還加上中間的八年淪陷，教書的生涯，在國仇家恨之中，在現實生活的壓力之下却仍詩意盎然的每一個日子。那難忘的香滿整個中街的槐花加上北國的藍天，那年輕的歲月，那情感濃郁的歲月，那對什麼都執着、都好奇、都肯定的歲月，那悲歡離合，驚濤駭浪的歲月，都在天津，都在天津！

從天津坐火車三小時就到北平。

北平是記錄我團體旅行、單身旅行、歡樂之旅、淒傷之旅、感慨萬端之旅、夢碎之旅：的地方。奇特的是對北平的記憶裏，竟然沒有一個人影，似乎每一個人都只是生命中偶然的過客。有的却是那些大樹，中山公園的樹，太廟的樹，東西長街的樹，以及那總是帶着三分悲憫，二分慈和，和一大片淡漠，注視着往來行旅的那些古老的屋宇。它們歷盡太多滄桑，目睹整個歷史，因此對人間熙攘無動於衷，無動於衷！

這份無動於衷的淡漠，在平時，是一份涵養，但在災難來臨時，則變成一份可怕與可悲

的順受。像負擔沉重的駱駝，背負着整部歷史的變遷，朝代的興亡。他們是支撐中國的一羣，是抵禦傾圮的一羣，是奠基的一羣，是生不為人知，死不為人悼的一羣，是沒有名字的一羣。

人們常使自己相信，中國人是偉大、聰明、堅忍的一羣，但在歷史的巨冊下，在災難頻仍中，他們給世人的印象，實在只是沉默的一羣。

而我們都是其中之一。

「中國一定強！中國一定強！」

歌聲響亮極了！它是許諾，也是誓言。

如果不强，太對不起自己了！

那善良的、堅忍的、忍辱負重的，那麼的多，那麼因為太多而來不及被重視的人類，當他們築長城的時候，修阿房宮的時候，開運河的時候，到美國去築鐵路、做華工的時候，抗日殺敵的時候，淪陷期間排隊買棒子麵的時候，土法煉鋼的時候，抗美援朝的時候，在憤怒的江上冒死築堤的時候，開礦的時候，震災之後，在街頭露宿的時候……。他們不是張三，不是李四，不是某某人的父親、兒子、或兄弟，他們只是一羣受苦不完中國人。

爲什麼要這樣善良、聰明、堅忍的人們受苦？爲什麼？如果有上帝，祂應當回答，他們做錯了什麼？爲什麼受懲罰的應當是他們？

他們沒有選擇。他們無法像其他國家受到人權保障的國民，可以優先坐飛機或乘車船去遠處的仙園與樂土。他們只能無名無姓的接受苦難與壓榨。再被樂土中的人們去悲憫他們的愚蠢與寒傖！

而我也在這裏對他們悲憫。我離開塘沽的時候，向倚門相送的父親簡單的揮手再見。對和我一樣嚮往遠方的妹妹隨便許諾一聲「等我有一天……」，對一直希望跟隨我的弟弟，憑一紙短箋「等你長大……」。

而我就在這裏爲自己的自由而自豪。就在這裏爲他們的奴役而悲憫。就這樣判定了天淵。我覺得惶愧！我覺得惶愧！

他們，父親，妹妹，弟弟，都已不再是「我」的父親、妹妹、或弟弟，他們化爲每一個中國那長於忍辱負重的同胞。在這空前的大地震之中經歷着恐怖與毀滅。

我覺得我的反應真奇特。面對這家毀人亡的大災難，我聽着、看着，却一點也不想去關切，去詢問，去馳救。我只能在這裏無言的，在心裏一遍一遍的爲自己的熱血與熱淚築堤。

把每一個可能潰決的縫隙都灌上水泥，使它在空氣裏硬化，不讓它有衝破之虞。

於是，這樣，我就可以按時的起居，按時的活動，按時的上班，按時的交稿。只在很偶然的時刻，感覺到血海、淚海在堤防下面默默的奔流。時而閃現一道微光，向我提醒：

「那大片的國土在沉埋！那同胞的命脈已傾圮，那桑田在變為滄海。而隨着這場災難沉埋的還有你幼年、童年、成年、這一長串歲月中，沿着那條鐵路奔馳過的、一切離合聚散的往事，苦樂悲歡的記載。」